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 发现与研究

魏 坚 主编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01K-0908.0101)

ISBN 7-03-012546-0



9 787030 125460 >

ISBN 7-03-012546-0

定价: 135.00 元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 发现与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魏 坚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分上下编。上编为考古发掘报告,包括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商都县东大井墓地、察右中旗七郎山墓地、察右前旗呼和乌素墓葬等10个鲜卑墓地,详细发表了100多座鲜卑墓葬材料。下编为研究文章,包括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研究、东大井和七郎山鲜卑墓葬人骨研究及出土金属的金相分析等6篇文章。本书结合新的考古资料,对早期鲜卑墓葬做了全面的综合研究,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新见解,是研究鲜卑史非常重要的材料。

本书可供考古、文物、历史、鲜卑史等方面的研究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魏坚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

ISBN 7-03-012546-0

I. 内… II. ①内… ②魏… III. 鲜卑—墓葬(考古)—发掘报告—内蒙古 IV. K878.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7908 号

责任编辑:杨新政 / 责任校对:包志虹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陈敬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4年2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4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2 1/2 插页:33

印数:1—2 100 字数:523 000

定价:1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魏 坚

副主编 李兴盛 孙 危

编 委 张海斌 王新宇 陈凤山 郝晓菲

序

从东周后期长城地带成为游牧文化带以来，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碰撞一直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和自我更新的重要推动力。在北方游牧民族中，鲜卑虽不如匈奴在欧亚大陆影响广泛，但从中国史的角度看，却比匈奴更值得重视。因为，鲜卑不仅和匈奴一样在北方建立过地域广袤的大联盟，而且在中国北部建立了一系列政权。所谓的“十六国”中，鲜卑建立的政权就有前燕、后燕、西秦、南凉和南燕，此外还有代（即后来的北魏）、西燕和吐谷浑。其中北魏统一了中国的北部，把广大的北方草原游牧区和黄河流域传统的农耕区置于同一政权之下。为了维护这种统一，作为统治者的拓跋鲜卑竟自称族源上可追溯到华夏族的共同始祖——黄帝（魏收《魏书·帝纪》），在中华民族这个多元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有个叫魏特夫的美国人（Karl A. Wittfogel），把拓跋魏归入“渗入王朝”，以与辽、元这样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相区别。虽然我们并不赞同他的具体定义和说法，但把鲜卑作为一个个案，研究与发达的农业经济近邻的游牧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在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中游牧和农耕二重社会在制度和文化上的“涵化”和融合的方式，无疑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鲜卑史的研究，虽然文献史料比匈奴多，但新鲜的史料只能从考古获得。尤其是4世纪以前的鲜卑史，主要由考古资料来复原。内蒙古是4世纪以前鲜卑活动的主要地域，历年发现和报道的鲜卑（可能包括匈奴）遗存居全国之首。不过，其中有一部分墓地已遭破坏，收集的遗物不能区分原属墓葬，例如察右后旗的二兰虎沟、赵家房村和卓资县的石家沟。还有一部分墓葬，在发表器物时未能一一区分墓号，甚至把不同墓地的随葬品统一分类报道（如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车站和孟根楚鲁两处墓地）。即便是科学发掘并按当初的学术规范发表的资料，也往往不能按墓了解出土器物，尤其是墓葬形制、葬式和殉牲情况。所以，内蒙古已发表的鲜卑墓葬超过250座，但要进行综合研究，仍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现在，由魏坚同志主编的《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把1983~1984年发掘而只发过简报的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的50座墓进一步作了详细的报道，又新发表了1988年以来发现的近60座墓的资料。其中大多数墓是逐墓介绍的，大大充实了研究鲜卑墓葬的科学资料。而且，本书下编的《内蒙

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一章中还对迄今发现的全部墓葬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该章的注释和所附的《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一览表》，是内蒙古鲜卑墓葬很完备的索引。相信本书的出版，会引起更多的这方面的综合研究论著问世，推进鲜卑史乃至中国史的研究。

关于早期鲜卑史的考古学研究，自从宿白师凿破鸿蒙的《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文物》1977年5期）发表以来，当推乔梁《鲜卑遗址的认定与研究》（《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此书系1997年在香港开的同名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对20年来各种新发现、新见解总结最全面、所考虑的问题最周到，很有启发性。本书中《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一章，是结合新的考古资料，再次对早期鲜卑史作全面的综合研究，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新见解。因而引起我也想说几句的念头。

（1）完工墓地是不是鲜卑遗存？

完工墓地被宿白师定为最早的拓跋鲜卑遗存，由此，张英执笔的《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6年）结语部分把器物有相似性的老河深中层墓葬也定为鲜卑，又进一步影响到乌恩在《试论汉代匈奴与鲜卑遗迹的区别》（1987年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把榆树老河深和通榆兴隆山的出土物都作为鲜卑的典型器物。

产生上述误会的主要原因，是完工墓地有一部分陶器（长颈的壶、鬲、鸭形三足器）跟兴隆山这样的西汉汉书二期文化遗存有关，而老河深中层墓葬这一类现已确定为东汉夫余族的遗存，也吸收了汉书二期文化的成分。早在1989年第2期的《北方文物》上，陈雍就发表过《扎赉诺尔等五处墓葬陶器的比较研究》一文，指出“老河深、兴隆山墓跟‘基点墓’（按：即呼和浩特的北魏墓）之间缺少对比点，无法类比”。而把它们排除在鲜卑遗存之外了。

但是，陈雍认为完工墓地排除了上述成分外，仍然是“跟‘基点墓’有某些联系的”，并具体指出：“如完工M1B:61卷沿有颈壶，有可能以类似大安渔场墓壶为中介，发展为美岱墓的细颈壶。”而且，早此一年杨晶已经在《吉林大安渔场墓地的时代与族属》（《考古与文物》1988年4期）中说，除了那种卷沿有颈壶，还有完工的高直领罐，都可以通过大安渔场为中介，和南杨家营子的器物联起来。许永杰《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北方文物》1993年4期）则认为完工墓地不但有短直颈展沿壶与拓跋鲜卑有关联，还有长弧颈侈口壶和小口侈口罐与慕容鲜卑有关联。而且，陈雍因为1961年完工出土的陶罐颈上有凸棱，器表有横向和竖向的磨痕和刮痕，认为年代大概在东汉末期以后。许永杰更定为“北魏时期”。乔梁受此影响，说1961年出土的和1963年M1B出土的饰暗纹或波纹矮领陶壶年代似乎都不会早于东汉。

在本书的《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中提出“完工墓葬应为和匈奴文化

有密切关系并受鲜卑影响的遗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过去对完工墓地的研究都过分偏重陶器。宿白师在他的论文中已经提到过：“完工墓地的随葬品中发现不少和其他民族有联系……从一些铜制的小型饰具如各种式样的环、扣上可以看到他的西邻——匈奴的影响。”最近，我的研究生潘玲在做博士论文《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及相关匈奴考古问题研究》时，根据1995年以来出版的外贝加尔地区匈奴伊沃尔加古城和伊沃尔加、德列斯图依墓地的详细报告，对该地区西汉时期匈奴的文化特征有了进一步了解，故在论文中提出了“完工墓地主要含有汉书二期文化和西汉匈奴文化两种文化成分”这一观点。我认为完全是正确的。只要看过达维多娃《伊沃尔加古城》(1995)、《伊沃尔加墓地》(1996)和米尼亚耶夫《德列斯图依墓地》(1998)，就会发现，过去被怀疑为东汉以后到北魏时期的研光暗纹，以及肩颈之间加凸棱，乃是西汉匈奴陶器的流行装饰手法。1963年M1B:61和1961年出土的短颈圆唇罐和高颈罐，都可以在外贝加尔西汉匈奴陶器中找到十分相像的器形。特别是1961年出土的短颈圆唇罐外底似汉字非汉字的印记，与伊沃尔加古城许多器底的印记如出一辙。陶器之外的相似点更多。铁刀、有针形扣鼻的铁带扣、铁环、带骨哨的铁鸣镝、铜铃、背有横梁的长条形铜带饰、马蹄形铜带扣(镂空有乳钉的和动物纹的)、铜环、分尾式骨镞、圆头和方头共存的骨弓弭、弓把上的骨贴片、束腰长条形骨器、海贝、仿贝蚌片、大量的串珠，都是形式彼此一致的。特别要提出的是分尾式骨镞在我国其他鲜卑墓中未见报道。另外，完工出土的银耳环和宁夏同心倒墩子西汉匈奴墓中的金耳环形状很接近。

了解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墓葬，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过去我们所总结的鲜卑墓的特征，有的并不是鲜卑独有的。例如，头宽足窄的木葬具，在德列斯图依墓地也有不少例子。反过来说，上面所举完工和外贝加尔墓葬的相似点，也不一定是匈奴墓所独有的特征。

从完工墓地出发，自然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已被认定的鲜卑墓葬中，还有没有匈奴墓葬呢？究竟如何识别匈奴和鲜卑墓的区别性特征呢？既然史称“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王沈《魏书》）。《后汉书·乌桓鲜卑传》作：“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除“十余万落”两者一致外，行文不同。未知范晔是仅据《魏书》敷衍成文，还是确实别有所本），则东汉晚期后，鲜卑中存在很多起源于匈奴的部落。如何从遗存上识别这种人群，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本书《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文中提出了一个“二兰虎沟和石家沟组”，认为是拓跋鲜卑迁到“匈奴故地”后，分布在当地的与匈奴有关的部族，无疑是一种有新意的思路。但这方面的研究，显然要等内蒙古境内发现更多的早于东汉晚期的匈奴遗存后，才能有更坚实的基础。

(2) 南杨家营子墓地的性质

上引陈雍和许永杰的论文中，都认为南杨家营子的陶器是从扎赉诺尔到美岱村北魏陶器演变序列上的中间环节。不过，许永杰又提出，与慕容鲜卑有关的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陶器器形，也可能以南杨家营子为中间环节，和扎赉诺尔、完工的器形构成演变序列，并推论，不但拓跋鲜卑的考古遗存源于扎赉诺尔一类遗存，慕容鲜卑的考古遗存也主要源于扎赉诺尔一类遗存。

田立坤《鲜卑文化源流的考古学考察》（《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提出了不同的构想。他认为，扎赉诺尔分为二兰虎沟和南杨家营子两支，而南杨家营子又再分为两支，一支以 M3 为代表，演变为朝阳十二台乡石厂魏晋时的东部鲜卑墓葬；另一支以 M15、M16 为代表，演变为大同电焊器材厂 M238、M73 等墓出土的夹砂戳刺纹陶罐，即早于北魏的拓跋鲜卑遗存。

其实，宿白师当初一方面把南杨家营子墓地作为拓跋鲜卑在诒汾领导下南移途中的遗存，但同时又提到：“南杨家营子墓群所反映的拓跋部落的较大变化，是与匈奴混合和日益邻近汉族地区以后发生的。”特别是在文章结尾处还指出：“南杨家营子的位置和张穆推定的鲜卑山不远，既然鲜卑山是东部鲜卑的早期居地，因此南杨家营子遗迹，或许也和东部鲜卑有关。这样，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就不是关系密切的问题了。”对南杨家营子遗存在族属上可能存在的复杂性已有充分的考虑。

乔梁上引论文中，是把南杨家营子墓地作为不能归群的特例而单独讨论的。他说：“这一墓群的面貌比较复杂，既有类似于 A 群（按：即扎赉诺尔为代表的）的在加厚口沿下饰以锥刺或压划纹饰的作法，也有类似于 E 群（按：以察右后旗三道湾和山西右玉善家堡为代表）的在罐、壶颈部戳印或按压数周纹饰的作风，还有近似于 G 群（按：即所谓‘舍根文化’）饰印纹的‘舌状唇’壶和小口壶，同时从出土的情况看上述几种因素在墓中也有共存现象。就已发表的材料分析，在陶器的诸种因素中似乎以接近于 E 群者略占上风，但限于发现及报道，仅就现有资料尚不足以做出由定量到定性的分析，所以也很难进一步确定其具体的族属。”

综上所述，南杨家营子墓地陶器的文化面貌是很特殊的。其实，该墓地的葬俗也有特殊性，即存在多人葬，而且有一墓达八人之多。这是除完工墓地以外仅见的，但具体葬式又和完工不同。仅据现有资料，可以把南杨家营子的器形跟任何其他墓地的器形排成似乎看得过去的演进序列，却缺乏使大多数人认同的可信度。所以用单纯的类型学方法来解决其归属问题已陷入窘境。如果从历史地理考证来看，首先是原报告所定的年代范围很宽：上限为 1 世纪左右（据墓中出现东汉五铢），下限可能为 4 世纪左右（未出现库莫奚和契丹式葬俗），至今尚无进一步精确化的可靠途径。在这样长的时段中，居住在该地的族群实有多种可能。所以，南杨家营子的族属，目前不可能有

科学的结论。

既然南杨家营子遗存的性质如此不确定，我觉得以南杨家营子为中间环节的鲜卑文化演进序列和迁徙路线的种种拟构，都是缺乏说服力的。

(3) 鲜卑遗存真的应该分为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两大支吗？

从对南杨家营子墓地性质的讨论中，反映出鲜卑考古中的一个流行观点，即把鲜卑在文化上分为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两大支，并从这种观点去分析“鲜卑遗存”的文化属性。造成这种观点流行的客观基础，是因为认识早期鲜卑的基点有二：一是代魏时期的拓跋鲜卑遗存，二是三燕时期的慕容鲜卑（包括鲜卑化的冯氏北燕）遗存，这两种遗存有显著差别，所以自然会到更早的鲜卑遗存中去探索其不同的源头。

但是，把鲜卑分成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两大部分，把慕容鲜卑归入东部鲜卑，其实是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一书中所使用的权宜性分类名词，根本不应作为文化分类概念来理解。

拓跋是古文献中固有的词汇，但究竟是不是鲜卑，是有疑问的。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魏虏传》载：“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晋永嘉六年，并州刺史刘琨为屠各胡刘聪所攻，索头猗卢遣子曰利孙将兵救刘琨于太原，猗卢入居代郡，亦谓鲜卑。”可见匈奴本是匈奴，而“亦谓鲜卑”者，正是王沈《魏书》所说自北单于遁逃后，匈奴“余种十万余落……皆自号鲜卑兵”也。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当时南方人把拓跋称为“索头”，同是南朝梁人沈约写的《宋书》中，把记载拓跋史事的列传名为“索虏传”，说：“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晋初，索头种有部落数万家，在云中。”把猗卢的哥哥猗弥称为“索头单于”。《南齐书·魏虏传》解释说：“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可见他们的发式跟髡发为特点的鲜卑也是不同的。不过这一支匈奴在后来自称鲜卑，是有考古遗存可证的。1956年在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发现一批金饰和金印，一件金饰牌上有猗弥（弥字省支马傍，和《魏书·序纪》相同）之名，而印文作“晋鲜卑归义侯”、“晋鲜卑率善中郎将”。这一支原是匈奴的鲜卑因为统一了中国北部，便自命为真正的正宗鲜卑，把拓跋氏的起源传说作为鲜卑的起源传说了。

马长寿不相信南朝史家的说法，主张拓跋是“鲜卑父胡（按：指匈奴）母”之意。他的这种说法依据两条记载。一条是《魏书·铁弗刘虎传》述铁弗氏的起源说：“北方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铁弗”《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作“铁伐”）另一条是《十六国春秋·南凉录》述秃发氏的起源说：“初，寿闾（匹孤子）之在孕，母姓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后一条中，匹孤是北魏一位有名的先祖诘汾的长子，属拓跋氏，“胡掖氏”即《史记·匈奴传》所记匈奴贵种“呼衍氏”的不同音译。马长寿用秃发寿闾是鲜卑父胡母，而以秃发为氏，作为实例。又引钱大昕说秃发和拓跋既为一音之转，“无二义也”。然后又主张“‘拓跋’一词与‘铁弗’、

‘铁伐’、‘秃发’语词的语源相同。北人既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或‘铁伐’，那么他们谓鲜卑父胡母自然也是‘秃发’，而‘秃发’与‘拓跋’又是同源并同一语词。”（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248页）从而得出拓跋是“鲜卑父胡母”的结论。

其实，马长寿的全部论证中，只有拓跋和秃发同音而可能同义，是比较言之成理的。而可接受的推论应该是“拓跋”也是“被”的意思。至于铁和秃（拓）只有声母相近，韵部不同，说铁弗和拓跋两词同源是很不可靠的。而且北方人是指什么民族？匈奴语和鲜卑语是什么关系？都说不清楚，怎么能说“北人既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或‘铁伐’，那么他们谓鲜卑父胡母自然也是‘秃发’”，而把“秃发”义为“被”的说法就置而不论了呢？所以，马长寿的这种见解实在是出于臆想的牵强附会。现在考古界仍流行拓跋鲜卑是鲜卑母胡父的说法，大概是因为很少有人去考查一下马长寿说法的由来。

“东部鲜卑”则完全是马长寿自创的一种分类术语。古书中只有《晋书·段匹磾传》有“段匹磾，东部鲜卑人也”。但同书没有说任何其他入也是东部鲜卑。所以只是说段匹磾这个人是个东部的鲜卑人，并不把“东部鲜卑”作为鲜卑的分类概念。马长寿则把全部鲜卑分为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两种，拓跋鲜卑起源于北方大鲜卑山，而东部鲜卑“起源于蒙古草原东部的鲜卑山”。所以，只要是起源于鲜卑山的鲜卑，即使跑到西面“尽据匈奴故地”，例如檀石槐到高柳（今山西阳高）北300多里的地方建立牙帐（大体相当于内蒙古商都一带），也还是东部鲜卑。但是他在谈到檀石槐大联盟解体后，东部鲜卑的界限就不太明确了。特别是到他论述“后期的东部鲜卑”时，这个概念被偷换为分布在东面的自称为鲜卑的集团。因为这时马长寿说的“东部鲜卑”只剩下慕容部、段部和宇文部。而起源于东部跑到西方去建立南凉的秃发部，就不算东部鲜卑了。而被马长寿归入东部鲜卑的宇文部，《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明确记载：“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人皆翦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显然不是起源于鲜卑山的鲜卑。

可见，马长寿的“东部鲜卑”是一个没有明确界定而自相矛盾的分类概念，当然不能视为文化分类概念。今后在考古遗存分析中，似乎不宜继续使用这个名词。

目前在内蒙古发现的“鲜卑遗存”年代最早的是西汉的，从历史实际来看，从西汉一直到十六国时代，在中国北方除鲜卑外还存在多个游牧民族，汉代有匈奴、乌桓，还有很多别的部族，都可能对鲜卑发生影响。而且就匈奴来说，它由于建立过庞大的联盟，本身的成分也很复杂。因为游牧民族不断转徙和频繁地相互征战，吸收不同的异族成分是经常发生的。以拓跋部为例，据《魏书·官氏志》分析，3世纪初神元皇帝力微时，除了帝室十姓外，其他异姓加入拓跋部的政治组织内的，还有七十五个姓。

其中可考知的匈奴姓六、丁零（包括高车）姓六、柔然姓三、乌桓姓二、其他鲜卑姓七、卢水胡姓一等等。因此，我们在分析已发现的鲜卑遗存时，自然应该想得复杂一些，如果只有一个分成两大系统的观念，就难免要削足适履了。

我对鲜卑考古并无专门研究，以上只是在接触这方面的论著时的感触和积疑，借此机会，敷衍一番，以塞魏坚同志求序之责。好在本书发表的这一大批珍贵的发掘资料和鉴定报告，绝不会因为我在开头便说了不少错话，而降低其科学价值，也就一吐为快，硬充争鸣之一家了。如蒙师友不弃，不吝指教，不胜感激之至！

林 沅

2003年6月30日

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前 言

鲜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北方民族，活跃于汉晋北朝时期，其名称首见于《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依地理位置，鲜卑分为东部鲜卑和北部鲜卑（拓跋鲜卑）两大部。由于史书记载较为简略，因而使我们对这个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民族的文化面貌缺乏全面的了解。所以，考古学的材料在这里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随着北方地区田野考古工作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经常有新的资料和新的成果问世，促使鲜卑的考古学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就地望而言，鲜卑兴起于大兴安岭一带。《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称“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魏书·帝纪·序纪》载“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原呼伦贝尔盟）完工^[1]、扎赉诺尔墓地^[2]和大兴安岭北段的阿里河附近嘎仙洞石刻祝文^[3]的发现，已为明证。东汉晚期，鲜卑首领檀石槐被推为各部大人，建立了鲜卑军事大联盟。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县）北三百里的弹汗山歠仇水设立庭帐，兵马甚盛。史载他“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扶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控制着“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4]的广大地域，漠北草原悉为所有。其统治中心弹汗山以地望推论，当在今乌兰察布盟境内。历年来，在乌兰察布及其邻境地区不断有鲜卑遗存发现，见诸报道的有：达茂联合旗的百灵庙墓地^[5]，察右后旗的二兰虎沟墓地^[6]、赵家房村墓葬^[7]、三道湾墓地^[8]，兴和县叭沟村墓地^[9]，察右前旗下黑沟墓葬^[10]和托克托县的皮条沟墓葬^[11]等。这些墓葬的年代大抵都在东汉晚期，有的可晚至魏晋，有力地印证了这一区域就是檀石槐军事大联盟统治时期的中心活动区域。

据史籍分析，拓跋鲜卑的前期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迁徙。第一次是宣皇帝推寅由大鲜卑山南迁大泽，即是由今鄂伦春自治旗境内的大兴安岭嘎仙洞一带，迁到今呼伦池附近。第二次即推寅下传七世而至邻，以“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谋更南迁，乃命其子诘汾率部众继续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赖神兽导引，“历年乃出，始据匈奴故地”^[12]，因为邻继承了推寅南迁的政策，故族人亦称他为推寅，即第二推寅。这个匈奴故地，应是今内蒙古阴山以北包括乌兰察布和锡林郭勒草原在内的广大地区。《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王沈《魏书》载：檀石槐“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罗、

日律、推寅、宴荔游等，皆为大帅，而制属（于）檀石槐”。由此可知，在拓跋鲜卑第二次南迁匈奴故地之前，漠北草原已被以檀石槐为首的另一支鲜卑部众所占据。因此第二推寅率领部众亦加入了檀石槐的大联盟，并成为其中的西部大人之一。檀石槐这支鲜卑的成分比较复杂，它的主体应是汉初被匈奴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的东部鲜卑。史载，东汉光武帝时，南北单于更相攻伐，匈奴损耗，鲜卑于是辗转进入西拉木伦河流域。“和帝永元中（91年），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远遁，鲜卑由此转徙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13]，鲜卑由此渐盛，这也许就是东部鲜卑进入漠北之始。自此，鲜卑逐渐融合了匈奴部族的成分，檀石槐得以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强大的军事联盟。其后联盟瓦解，东部鲜卑退保辽东，析为宇文、慕容、段氏三部。拓跋鲜卑则在檀石槐牙庭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最终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封建政权。

有鉴于此，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应该是注意区分拓跋鲜卑和东部鲜卑各自具有的文化面貌和特征，同时也要注意区分两者之间，以及匈奴部众加入鲜卑集团后相互交流，乃至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的渐进变化因素，力求从考古学遗存的文化因素分析上有所发现和突破。

近年来，我们在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二连浩特市，乌兰察布盟的商都县、察右前旗、察右中旗和兴和县，包头市的九原区、固阳县、土右旗和鄂尔多斯市的准格尔旗^[14]等地，陆续发现和发掘了一批鲜卑墓葬，并对过去已经发现但一直未做报道的鲜卑墓葬进行了整理。同时，在整理这批新的发掘资料时，我们又对既往发现的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存进行了比较研究，力图通过对鲜卑考古学文化面貌的比较分析，结合体质人类学和人种学方面的研究，以及对出土的金属器进行成分和金相分析的研究，拓宽对鲜卑考古学文化认识的视野，从多学科的角度阐释鲜卑创造的灿烂文化。本文集即是在整理研究一批新的发掘资料的基础上，对以往发表的有关内蒙古地区出土的鲜卑墓葬材料，重新检索整理，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目前发现的内蒙古地区的鲜卑墓葬进行分期、分区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分布在内蒙古地区的鲜卑的渊源关系、迁徙路线、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和其他各族的关系等方面内容做初步的分析与研究，以期取得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注 释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6期。

[2]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12期；王成：《扎赉诺尔圈河古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7年3期；陈凤山、白劲松：《内蒙古扎赉诺尔鲜卑

- 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2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赉诺尔古墓群1986年清理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3]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展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2期。
- [4]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 [5] 江上波夫：《内蒙古百灵庙砂凹地的古坟》，《アジア文化史研究·论考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67年。
- [6]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察右后旗三兰虎沟的古墓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
- [7] 盖山林：《内蒙古察右后旗赵家房村发现匈奴墓群》，《考古》1977年2期。
- [8] 乌兰察布博物馆：《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9] 兴和县文物普查组：《兴和县叭沟村鲜卑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1、2期合刊。
- [10] 郭治中、魏坚：《察右前旗下黑沟鲜卑墓及其文化性质初论》，《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11] 金学山：《内蒙古托克托县皮条沟发现三座鲜卑墓》，《考古》1991年5期。
- [12] 《魏书·帝纪·序纪》。
- [13] 同 [4]。
- [14] 参见本书上编各有关章节。

目 录

序	林沅 (i)
前言	(ix)

上 编

第一章 呼伦贝尔市团结墓地	(3)
第二章 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	(16)
第三章 商都县东大井墓地	(55)
第四章 正蓝旗和日木图鲜卑遗存	(103)
第五章 二连浩特市盐池墓葬	(106)
第六章 兴和县叭沟墓地	(112)
第七章 察右中旗七郎山墓地	(123)
第八章 察右前旗呼和乌素墓葬	(184)
第九章 包头市鲜卑墓葬	(189)
第十章 准格尔旗二里半墓葬	(205)

下 编

第十一章 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初步研究	(211)
第十二章 察右后旗三道湾汉代鲜卑族颅骨的人种学研究	(273)
第十三章 内蒙古东大井东汉时期鲜卑墓葬人骨研究	(289)
第十四章 内蒙古七郎山魏晋时期鲜卑墓葬人骨研究	(309)
第十五章 内蒙古东大井和七郎山鲜卑墓地出土金属器物的金相学研究	(319)
第十六章 内蒙古东大井和七郎山鲜卑墓地出土饰物及石制品研究报告	(328)
后记	(333)
英文提要	(335)

Contents

Preface Linyun (i)
Foreword (ix)

Part I

Chapter 1 Hulun Buir City Tuanjie Cemetery (3)
Chapter 2 Qahar Right Wing Rear Banner Sandaowan Cemetery (16)
Chapter 3 Shangdu County Dongdajing Cemetery (55)
Chapter 4 Zhenglan Banner Herimutu Xianbei Remains (103)
Chapter 5 Erenhot City Yanchi Cemetery (106)
Chapter 6 Xinghe County Bagou Cemetery (112)
Chapter 7 Qahar Right Wing Middle Banner Qilang Mountain Cemetery (123)
Chapter 8 Qahar Right Wing Front Banner Huhewusu Cemetery (184)
Chapter 9 Baotou City Xianbei Cemetery (189)
Chapter 10 Jungar Banner Erliban Cemetery (205)

Part II

Chapter 11 A Preliminary Study on Xianbei Tombs in Inner Mongolia (211)
Chapter 12 An Ethnology Study on Xianbei's Skull from Sandaowan in Han
Dynasty, Inner Mongolia (273)
Chapter 13 The Study on Human Skull from Dongdajing Xianbei Cemetery in
East Han Dynasty, Inner Mongolia (289)
Chapter 14 A Study on Human Skull from Qilang Mountain Xianbei Cemetery in
Wei-Jin period, Inner Mongolia (309)
Chapter 15 The Metallurgical Analyzing on Metals from Xianbei Cemetery in
Dongdajing and Qilang Mountain, Inner Mongolia (319)
Chapter 16 The Research Report on Lithoid Artifacts and Ornaments from Xianbei